



今宵梦

時代文藝出版社

梁潛 著



今宵夢

梁潛 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吉) 新登字 05 号

今宵梦 JIN XIAO MENG

梁 潜 著

责任编辑: 张 杨

封面设计: 王笠君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 × 1092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170000 字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5000 册

定价: 4.30 元

序

杨 千 华

十年前，珠海是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那时不特内地人不知道她，连广东人有的也以为她只不过是广州市的一个区。其实广州那个区叫海珠，跟珠海两字颠倒了一个位置。

同样，十年前的梁潜也是个无名小子。他只配在澳门倾泻过珠海的垃圾堆旁踟蹰，偷看那些片纸只字，这样来认识世界。听说因了件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连语文老师也断定他不会有什么出息。

然而现在，珠海市成了一个美丽的城市，花团锦簇，万商云集，如若有谁还不知道珠海，倘不是白痴，至少是个与世隔绝的人。

那么，梁潜如何？来到而立之年，已经著了好几本长篇，拥有众多的读者。我常常见到不少人捧读他的小说，且读得津津有味。这就是说，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他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知名度了。

把珠海市和梁潜扯在一起，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至少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我只是想说，一个地方和一个人的崛起，说易也难，说难也易。先拿珠海来说，她本来就天生丽质，何以她的美丽要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才被世人认识？

而十年光景，却会如此闻名遐迩？至于梁潜，也有从发不出一篇文章到而今一年可出几本书的鲜明对比。这其中的道理，恐怕跟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进取大有关系。而天时地利人和也至关重要。倘不是改革开放，会有今天的珠海和梁潜吗？

把珠海和梁潜扯在一起，我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珠海是生养梁潜的母亲，梁潜是珠海培育的儿子。珠海为梁潜提供了一处处创作的源泉，梁潜为珠海报答了一篇篇作品。特区建设起步，梁潜的创作跟着起步；特区建设深化，梁潜的创作跟着深化。读了梁潜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知道，珠海的土地怎样从贫瘠板结到变出黄金，道路从满丛荆棘变成通衢，人民从一无所有变得富裕。梁潜是跟着特区一起成长的。

当然，我或许说得不大准确。因为无论如何，比起珠海特区改革开放、四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梁潜的创作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换句用了好多年的话来说，他跟特区人民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梁潜应该继续努力。

“今宵请珍重”，“明天会更好”，这是港澳台流行歌曲常出现的歌词，在珠海市也有耳可闻。我知道，梁潜有许多勤奋的良宵，这已经预示他有更灿烂的明天。在此移赠梁潜，我想他会欣然接受的。

一九九一年四月于珠海

目 录

序.....	杨干华	(1)
热咖啡.....		(1)
今晚, 旋风乐队首次演出.....		(9)
河啸.....		(32)
娉婷.....		(44)
桂山的故事.....		(61)
今宵梦.....		(68)
天桥.....		(77)
水灵.....		(85)
君子之交.....		(99)
秧歌.....		(109)
银湾夜话.....		(113)
名流.....		(126)
月有阴晴圆缺.....		(161)
魅力都市.....		(175)
争鸣协奏曲.....		(206)

热 咖 啡

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别有一番景致：一幢中西合璧的并排着的商场与餐馆，在石峰如林的石花山侧影下，竞吐光华。一座座圆顶的西班牙式别墅，散落其间，娴静如一只只伏在石荫下冬眠的青蛙。大门外的烟花台，一朵朵绚丽的银花金花，连着地上的欢声笑语，一并在天地间播放着。一静一动，相映成趣。

秀丽雅致的咖啡厅显得更宜人了。厅堂里，外围、中座及轴心的“水巴”，呈两个圆环和一个球心，组成了一个揉合着的整体；若隐若现的饰灯，洒映在翠绿的地毯和桔黄的天花板上，给人如淋浴在溪泉里般的舒适。几对情侣，面对面的，交流着那款款情深的眼神和绵绵不尽的情话，把人引入一种绝妙的境界。

可惜，舒宁却无心欣赏这些，他的心境和这洋溢着浪漫气氛很不协调。下班之后，他一直没回宿舍。走出“水巴”，他就信步来到一个角落里坐下，眼睛老望着一个地方出神。他这几天老是这样，同事们也就见怪不怪，由得他了。

其实，他坐在这儿，也许是最后一个夜晚了。就在昨

天，他已拟好了一份辞职信，交到人事部去了。

节奏轻柔的电子乐响起来了，要是大厅中间能腾出个舞池来，大家一定会出来沉醉一番的。

舒宁突然眼前一亮，但随即又低下了头。一个金黑色衫裙的服务员装束的女子，缓缓地来到他身边，幽幽地望了他一眼，便随手放下一杯热气升腾的饮料，又婷婷婷婷地走了。哦，是一杯散发着浓香的热咖啡！

他的心急促地跳跃起来。他思忖，他这种态度，是不是太冷了。

卓莉自当了实习经理之后，大家都说她变了。和同事们的关系不再象过去那么融洽。他听了很不是滋味，他也觉得卓莉确实有点那个。有一次便婉转地将看法转告给她。哪知卓莉却不以为然地说，和同事们的关系打得最好，也还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她现在怎能象过去那样和大家一起打打闹闹呢。卓莉这么说，舒宁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但从此以后，他就不主动去约会卓莉了。

说起来让他脸红，他和卓莉是一起考试被招工到这里的。两年间，卓莉从领班、主管、一直升到现在的实习经理；而他却从开始到现在都在“水巴”当调料员。这滋味真不好受。舒宁晦气话没少说，但肚里还是心悦诚服的。

记得刚招工上来的那三个月，他们饮食部六十多人由香港过来的经理集中培训。在一家旧的祠堂里面，大家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不准靠墙，不准坐下，手里还要托着食具学习斟茶倒水，累得双脚麻木，眼冒金星。卓莉当时是身体最孱弱的一个，几次站着站着，突然“叭”的一声便昏倒在地。

但她只要一醒过来，便又坚持下去，实在顶不住，便抱着屋梁下的木柱歇一阵。那坚毅的性格，令那几个近乎铁石心肠的港方经理都感动得掉下泪来。有人问过她哪来这股子精神，她回答说：“我们这里来的人，都是严格选出来的，我不能在这个地方趴下。”

严格得象体罚的训练，自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家国内首创的大型合资企业，现在已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承认。但这段笑与泪混合的日子，大家都毕生难忘。舒宁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卓莉产生了特异的好感。但现在两人的关系，正徘徊在破裂的边缘。只要他明天一走，那一切就都完了。每当想到这些，他的心就一阵阵痉挛。

那是上星期日，舒宁在当班时间出去了一阵，恰巧卓莉带着一个参观团进来，在“水巴”找不着舒宁，待他回来，就把他叫住了。

“舒宁，你刚才到哪儿去了？”

“有几个朋友来找我，我领他们到射击场打了两靶满堂红……”舒宁还想讲下去，一看卓莉正严厉地注视着他，吓得打了个冷颤，没再往下说。默默地站立一边，等待卓莉骂他几句。他心里想，谁没有个亲朋戚友，况且他也就是出去那么一会儿，卓莉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哪知卓莉在众目睽睽之下，得理不饶人，义正词严地说：

“你身为‘水巴’领班，竟然在工作时间擅离职守出外会客。这个过错，将在你这个月的浮动工资上反映。还有，你的领班职务，现在还在见习期间！”

“怎么？”舒宁跳了起来，“我只出去那么一会儿，就……”

“别吵！现在是营业时间，你不服的话，可到经理室去。”

舒宁确实有错，再到经理室去争辩，弄不好会罪加一等。他哑子吃黄连，一口恶气咽在肚子里，几个日夜都没消散。待这个月的工资奖金发下来，他由上月的一等降为四等；他的领班见习期到，人事部没通过，被刷了下来。这时他才知事态的严重。一赌气，和卓莉绝交了。卓莉几次找他解释，他掉头就走。同事们都有心作调解，也因为舒宁太固执而作罢。原来那天在许多工友面前他骂卓莉是踩他而往上爬的小人，气得卓莉哭着跑了出去。现在大家都僵持着。

舒宁想：旅游中心里本来就人才济济，现在他受了处分，以后就很难有什么出头之日了。而且他和卓莉闹翻了，再共事也没什么意思。反正特区各行业在大量招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辞职并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情。以他的条件，说不定能找一份发展机会更好的工作干干。说他赌气也好，借此转行也好，他自己也是没奈何的。

“天涯何处无芳草”。话虽这么说，舒宁的心却异常的沉重。今晚，两人下班之后，都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卓莉甚至穿起了服务员的装束，和夜班的同事一起招呼客人。卓莉托着盘子，不停地在舒宁面前走过，舒宁心中不禁泛起阵阵涟漪。她今晚显得很美，尤其是和同事们说话的时候，那莞尔一笑，脸上两个久违了的酒窝，又出现了。舒宁不自觉地偷偷端详着她，呷了口咖啡，眼中不禁浮现出一幅画面来。

半年前，卓莉当时还是楼面的领班。有一天晚上，咖啡

厅里来了一帮日本游客。除了叽哩咕噜的日语，有一对中年夫妇是操着中国话进来的，那半咸半淡的说话，引得几个服务员都忍俊不禁。这晚，咖啡厅有个从外地请回来的歌星表演助兴节目。因为大多数是港澳同胞，便投其所好的，唱了一支又一支的港台流行歌曲。也算这个歌星有点本领，抒情的，强劲的，粤语，国语，英语，唱得有板有眼的，还会哼几句日语，尽管那些日本游客听后，不敢再向服务员要“加冰、加冰”的冷饮了。

“这歌我在香港夜总会听得都会哼了，想不到今晚在这儿还听这种歌。”那会说中国话的女日本游客说。

“这是流行曲，流行流行的。”男的劈了个不可抗拒的手势。

那歌星唱了首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之后，又嗲着声哼了邓丽君的《小城故事》，便在麦克风上表示没气了，嗓子哑了，为增添欢乐气氛，特别邀请台下听众上来一起唱。当即便有个叫“香洲林凤娇”的本地姑娘上台唱了首《酒干淌卖无》，见反应不错，又接着唱《何日君再来》。

这回听到那男日本游客先嚷了起来：

“这曲子不知在哪儿听过，耳熟耳熟的。”

“你听过《支那之夜》吗？那是同时期的曲子。”

“噢！中国人大大的不懂自爱！”

这话恰恰正被送饮品过来的卓莉听到，脸色也变了。她心里“格登”一下，便径直走到“水巴”前面悄声对舒宁说：“舒宁，你的歌喉不是很好吗？待会那歌星再邀人上台唱歌，你上台去唱一首《我是中国人》让大家听听。”

“为什么？”舒宁不解。

“你上台唱就是了，”卓莉涨红着脸，“记住，要唱得雄壮些！”

于是，在一片灼人的目光中，舒宁上台了。

……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会挺身而出，

同胞受苦，河山待复，

我会牢牢记住。

我不管生在哪里，

我是中国人，

不论死在何处，

誓做中国魂……

舒宁是上台容易下台难，尤其是那些港澳同胞，把手掌都拍红了。他只得又唱了支《龙的传人》，然后推说要工作，才下了台回到“水巴”。结果大家都围到“水巴”去，争着购买由舒宁调制的饮料。那对日本夫妇更竖着大拇指冲卓莉说：

“你的朋友，大大的好的中国歌星！”

卓莉亦冲动地上前一把抓住舒宁的手说：

“宁，你唱得真好！”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那种游离状态的朦胧关系便一下子挑明了。旅游中心对在职工人员，特别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不希望早恋早婚。但这对从工作中发展起来的情侣起不到什么作用。幽默的中方副

总经理知道此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今次纯属意外，下不为例！”……

歌台上的麦克风“喳喳”响起来，把舒宁从凝思中惊醒。他看了眼四周，大家依然悠然自得地品尝着各种佳肴和饮料，说着悄悄话。窗外的夜空，黑得更深沉了。他不禁有点失望，他的眼睛在找寻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到哪儿去了呢？他的眼睛随声追寻到歌台上。

“各位亲爱的游客，晚上好！在这个愉快的晚上，我想为大家唱几支歌，让大家在我们咖啡厅里度过的美好时光，带回去，更长久地留在脑海里……今晚，我还特别唱给我一个心爱的人听，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场误会，他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台下所有的听众都惊异地望着歌台上，舒宁的喉咙象被什么东西一哽，眼泪也差点掉下来了。这几天，卓莉食不甘，眠不稳，事业与爱情在她心中象两只好斗的狮子，互相撕咬和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但最后还是艰难地划了条平分线。她需要事业，也需要爱情。这本来不是她的错，但她仍需要用坦诚去解开两人的心扉。现在，她不是又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吗？

天涯呀海角
觅呀觅知音，
小妹妹唱歌郎奏琴，
郎呀，
咱们俩是一条心呀。

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

熟悉而甜美的歌声里，深邃的目光中，饱含着多少情意呀。舒宁慢慢地低下头去。他浑身燥热，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坐在这儿。他反省着自己，那天怎么那样沉不住气呢，即使卓莉是过于严厉了，难道就不能和她平心静气地谈谈吗？况且那天确实是自己触犯了员工守则。正因为我们之间这种特殊关系，她更应该秉公处理，否则怎能服众呢？自己意气用事，深究一层，实在是狭隘的大男子主义在作祟，懦弱而又自私……

两人的目光再次相遇。这次他不再怯懦了。大家互相凝视着。这时，拥上来几个同事，嘻笑着，硬要他上台和卓莉一起唱。

“男人大丈夫要有点气量才是，上！”

歌台上投来卓莉期待的目光，舒宁手中的那杯咖啡不觉微微颤动起来，煮沸了似的。他心里热腾腾的，断然决定：“把辞职信收回来。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他美美地品了一口咖啡，便大步走向歌台。

夜，更令人如痴如醉了。

今晚，旋风乐队首次演出

徐婷婷从家里逃出来。演出用的乐器还未搬走，何佳失踪了。

临近香港的小城。

市政大街左侧，有一条延至海堤的小巷，狭长狭长。巷口处无甚特色，一间糖烟酒公司杂货铺的对面，一溜儿七八个水果贩子的摊位。待深入去，却豁然开朗，巷里两边密匝匝挤着一间间刻意装修过的店铺。那招牌的名字也顶怪的，什么“哈佬”食居、“耶稣”咖啡厅、“迷你”发型屋等等。这条巷古今杂处，中西合璧，是小城城区内唯一一处不夜天。霓虹灯明暗有致，引人遐思。蜂拥而至的新潮男女，用种种体面的方法，把金钱掷在这条龙蛇混杂的处所，看谁的风头最劲。

这条巷，当地人嘘称为“堕落街”。

“堕落街”的名产是各种调皮捣蛋的角色，钻牛角尖的傻蛋。

徐婷婷穿过巷口时，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她喜欢这条小巷，这里交织着她一条梦幻与理想的彩带。今晚，小巷里除了几个外地民工在闲逛外，竟清冷许多。她不禁心中一阵狂喜。她明白那些闲散的人都往哪去了。

巷口巷内的墙壁上，有一张张夺目的横幅：今晚旋风乐队首次演出，诸君请早！

何佳的主意真不错，你看，万人空巷了。

只是何佳这冒失鬼，偏偏临阵脱逃了。

刚才她从家里出来，已到约定钟点，心急火燎地跑到影剧院，乐队的成员都齐了，单单不见了何佳及他的乐器。时间紧迫，大家只好分头去找。她径直来到小巷，看何佳是不是还在咨询社里。那间白铁皮的房子漆黑一片，她还是发急地朝里面喊：

“何佳，何佳！”

里面没有动静，回答她的是远处“呼啦啦”的海浪声。推门，里面锁着，她不放心地从窗户往里张望，借着微弱的灯光，看清楚一堆乐器正堆放在何佳那张方形的写字台上。她一下子冒火了。海风吹得她的头发和裙子飞扬，她不得不伸手压住。

天已黑沉下来了，那平阔海面闪烁着点点渔火。

徐婷婷再看表，离演出时间只剩下五分钟了。

“旋风”乐队今晚第一次应邀参加官办的“海滨之声”音乐会。显然，她已不再是地下黑会了。“旋风”虽名声在外，但在全市最大最高雅的影剧院亮相还是首次。影剧院今晚全场爆满，许多观众是冲“旋风”乐队而来的。在这重要的时刻，作为乐队主脑人物的何佳却失踪了。

徐婷婷感到一种不祥。

下午吃过晚饭，她在自己房间收拾好今晚化装用的胭脂水粉正要出去，父亲神色庄重地进来了。

“婷婷，今晚你就留在家里陪爸爸好吗？”

“爸爸你忘了，今晚我有演出呀！”

“爸爸知道。婷婷，你在外面已玩够了，该要静下来啦。你在公司里当什么‘公共关系’主任，有人说你是交际花。现在你又参加什么‘旋风’乐队，我不想别人议论我的女儿，一个省特区管委会干部的女儿，说她没有教养。”

徐婷婷越听越不是味，惶恐地站立起来，手无意往壁架一搁，一个唐三彩瓷器骨碌碌地掉在地上，“啪”一声，父女俩都吓了一跳。

“爸爸，你不是不知道，演出是由市委宣传部牵头举办的，我……”

她激动得抓着自己胸前的衣襟，象要掏出什么来。但徐文铭不为所动，等女儿说完了，也喘过气来了，才走过去轻轻按住女儿的肩膀。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这些我都理解。但你今晚不能去，我不愿看见你和何佳一起站在台上。”

“爸爸……”

她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

她随父亲来小城一年多，第一天刚从汽车站出来，她就觉得小城华洋杂处，不伦不类，没有自己的文化。当时她看见汽车站对面有间电影院，便提着行李上前，想看看电影广告和预映情况。但电影院本来用作张贴电影画页的地方，赫然写着一行血红色的大字：欢迎您，桌球娱乐爱好者。旁边的墙壁上，还用小楷字抄了美式英式桌球玩法及收费价格。消费真可以，一小时三元人民币，港币八折优待。许多青少